#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卷二十三

東莞 陳 建 輯 西湖 高汝栻 訂

高 孫惟 均發 校

山都掌蠻作亂

丁亥成化三年〇二月太學士彭時省親還京〇三月召前兵部侍郎兼翰林學士商輅至京復原職入內閣辦事〇召巡撫宜府左僉都御史葉盛爲禮部右侍郎〇召羅倫還復爲南京翰林院脩撰尋以疾辭歸〇貴州山都掌蠻作亂破四川合江諸縣命襄城伯李瑾爲總兵官陞兵部左侍郎程信爲兵部尚書提督軍務發川廣雲貴番漢兵討平之

先是山都掌蠻叛據大壩山箐險峻砌合紅上九絲万逆信尚書督軍與襄城伯李應發兵討賊信王永寧分大軍三道自將入金鵝池四川軍由戎縣貴州軍由芒部雲南軍由普市入期會大壩大軍進至李子關渡船鋪賊恃險拒敵乘機下礌石如雨我軍發神銃勁弩賊却扳崖上戰賊奪大旗其龍背豹尾二寨既退保大壩貴州軍已躡其後四川雲南軍角其左有賊驚散不支連破諸賊寨斬首五千餘二千餘賊後走人天共木磨二洞洞象幽險不可入遂洞圍守月餘賊死幾盡九姓上游附賊乘還降撫勦又大捷諸殺瀘州渡船鋪控諸鉄分山搜事故更隸永寧其部更大壩為太平川立長官司轄縣英敘功兼大理寺卿

奏准在京三品以上官員子孫許一人送監讀書照豈例出身有志科舉者聽若大臣果有勳勞于國出自特恩錄用其孫者不在此限

國初必須經有過大典然後授職故恩而無濫焉日推論文任才者鮮制例皆日不論矣

按國初因前代任子之制文官一品至七品皆得廕子一人以世其祿備載于諸司職掌凡職官子孫廕敘正一品子于正五品敘用從一品子于從五品敘用二品以下以是爲差後乃漸爲限制惟三品以上及歿王事者乃得錄廕于是我
朝任子無復前代之濫矣

封
周太后弟周壽慶雲伯周彧長寧伯壽進爵爲侯壽子琫瓂璸瑛彧子瑭瑨皆授錦衣衛指揮既而慶雲非法侯受奸民李政等投獻奏討慶都清苑清河三縣地共五千四百餘頃長寧伯受奸民魏忠等投獻奏討景州東光縣地一千九百餘頃作爲庄田○四月六科十三道上言近日以來或日月赤色或陰氣昏蒙或大風激烈或黃霾蔽天遼東宣府四川地震雖各遠在一方實

[illegible]朝廷氣數況三廣四川兵革之後南北直隸水旱之餘。公私俱困。虜寇在邊。此正側身修行。思患預防之時。伏望以儆為所。以慾自懲。遊戲宴樂無益之事。必節之。金豆銀豆。無名之賞。必罷之。仍于萬幾之餘。日御經筵。講明聖學。仍勅在朝臣工。同加修省。庶足以解天怒慰人心。　上嘉納之。○六月戊申雷震南京午門正樓。○七月虜寇榆林孤山寨將湯胤勣力戰死之。○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翺以疾致仕。尋卒年八十四。贈太傅。謚忠肅。翺端方强毅。清白儉約。第宅上十餘年。不改于舊。公餘退宿。朝夕門無私謁。偏勢皆托婉而拒之。故人畏而不怨。累遭讒。故無後患。恩譽一不介意。皆日是部堂根食思憶之地耶

八月英宗皇帝實錄成○建州女直董山寇遼東命左
都御史李秉武靖伯趙輔率兵討之　永樂初既以大
寧之地與朶顏等三衛又以開原之東北至松花江迤
西一帶令之野人女直分爲二百七十餘衛所皆賜印
置官選其酋長及族目授以指揮千百戶間亦以野人
之向正者爲都指揮督統之爲我藩屏而松花江東北
一月之程所謂黑龍江之地則又立奴兒干都司時遣
使往招諸夷有願降中國者于開源設安樂州遼陽設
自在州居之皆量授以官任其耕獵歲給俸如其官當
時各衛夷人每入貢賞賜殊厚以故凡遼北征討皆聽

調遣無敢違越永樂末招降之舉漸弛而建州女直先叛開原者叛入毛憐自相攻殺宣德間復遣使招降之遼東守臣遂請以建州老營地界居之老營者朝廷歲取人參松子地也名為東建州初止一衛後復增置左右二衛歲遣使各百人入貢以為常自北虜也先猖獗建州女直海西朶顏等衛三種之夷遂皆歸之而海西女直野人之有名者卒死于也先之亂朝廷所賜璽書盡為也先所取其子孫以無授官璽書可徵不獲承襲雖歲遣使入貢第名曰舍人以是在道不得乘傳置錫宴不得預上席賞賚視昔又薄皆愁怨思亂至是建州

其亂日甚此視所爲文王之視民如傷爲大壽之國

都督董山等梟雄楪縣遂動海西之夷擁衆入寇　上

命趙輔李秉率漢番京邊軍五萬討之山降送京師放

歸　寧輔秉以山不可宥請誅之九月分左右中三軍

各路而進期日會于虎城至期朝鮮亦兵萬人遏其東

走賊逅我軍稍巢而擒斬若千人邊境賴以寧○十一

月吏部尚書王翺卒贈大保謚忠肅○翺歷仕五十三年第宅服食未嘗改于舊僕家無餘財人謂淸白之節雖古名臣何加焉

謫翰林編修章懋知臨武縣黃仲昭知湘潭縣檢討莊

昶爲桂陽州判官尋改懋仲昭南京大理寺評事昶南

京行人司副先是有旨命翰林諸臣分題預作鰲山煙

善決江河皆此先賢以浙漢陵因之民覺征役身役之士時以爲名言翰林四諫

立十二團營京營之制

火詩為明年上元賞玩慜與仲昭景同疏上極諫奏入忤旨廷杖並謫外任給事中毛弘等言三人出自草茅不顧一身敢言直諫實盛時事也乞復其原職遂改慜等南京先是羅倫亦召還時稱翰林四諫○十二月始立十二團營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中軍左右翼及左右哨是也永樂初始以龍旗下三千胡騎立三千營後征交阯得神鎗火器之法立神機營是為三大營居常則五軍以肄營陣三千以肄巡哨神機以肄鎗手駕親征則大營居中營外分駐五軍步卒居內騎卒居外其外為神機營又其外有長圍各周二十里令軍中樵採守不得出圍外景泰初選三大營精鋭官軍分二十營團操以備警急調用是為團營天順初罷立八年復置成化初復罷至是復置擇選三大營精兵分為十二營曰奮武耀武練武顯武敢勇果勇效勇鼓勇立威伸威揚威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等官總之若遇出

井田之法雖不可行然北方平原沃野千里瀰漫做勢要爭占爲豪田其可惜也與稼穡之意相左

征餉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傳老弱無幾名目甚家見備營造差撥等用其十二團營盡以北直隸各衛及山東河南江北各都司衛所所搊兵共二十五萬齊貫志分爲春秋二班團營聽征此經營制度之大畧也

下刑部郎中彭韶獄既而釋之外戚周彧與眞定武強縣民爭田部擇公正法司官往步之部推部往部至即所環視周匝不復步田徑歸自劾不能步田之罪奏曰〇一〇緒〇說〇定田本民有雖其間地有多餘然歲有旱潦地有高下民頻年出賦以給公上旱則資汗下以稍高仰潦則資高〇精義俱不可廢仰以補汗下安有空閑可以別給且民者國之本食者民之天食足民始安民安則國安豈可以民田給貴戚〇〇〇〇〇重傷國本耶疏上部以田歸　民因下部錦衣衛獄科

韶朝半為久任雖在遷謫猶然近日遷官卽傳令然猶溢捷化

道交救得釋先是部以　詔諭都御史張岐俾進事下獄尋宥復職至是復下獄直聲震于時郜福建莆田人何謂步田據民田籍而步之每畝百步之餘皆沒入為餘田得四十七項或尚不滿故有是命○擢山東左布政彭韶為工部右侍郎遂改右副都御史巡撫遼東景太中以脩理河堤功轉右僉都御史提督紫荊等關天順改元忤權貴遷紹興知府民告饑發倉賑之或謂當奏　上聞否且得罪韶曰待請而發轉溝壑者多矣吾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諸命明年有秋民爭委輸不踰月而倉復盈先是郡官田稅重耕者多流移逋負韶請計

訟起租賦重增輕民便之又因賑祭白馬關鹵壓不入瀕民田若干頃一郡蒙其利九載擢山東布政使再轉副都巡撫

李孜省江西人為吏犯贓逃按御史楊守隨追問充軍逃至京師以符水黃籙人禁中得幸授太常寺丞與禮部侍郎萬安深相結納守隨避嫌即劾孜省罪惡不宜典郊廟百神之祀命改武林苑監丞

戊子成化四年二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夏陝西固原上達滿四聚衆反據石城官軍討之失利國初殘元平涼萬戶把丹率衆歸附其部落散處開城等縣以畜牧射獵為生天順末虜酋孛來毛里孩內侵把丹孫滿四與其黨李俊等有北徙意乘時刼掠蓄匿逋逃事覺上

或曰纍附之柄文與有力焉

司捕之急會參將都指揮劉清守備指揮馮杰復遍索各土達賄物各土達怨之滿四遂糾衆反據石城石城者四面俱山峭壁高數十仞西山頂平可容數千人劉清領軍與戰不利陝西鎮撫遣都指揮邢端申澄率各衛軍往捕戰于城下申澄死之邢端遁歸官軍大潰遠近震駭事聞 朝廷命陝西巡撫都御史陳介總兵寧遠伯任壽寧夏總兵廣義伯吳琮延綏都御史王銳參將胡愷各帥所部會討之寧夏兵先至介與琮皆不知兵不候延綏兵定邊兵急趨石城值士勞困饑渴爲賊所襲官軍遂大敗賊勢益猖獗○六月 慈懿皇太后

當如彭說
時文達王
之文憲公
之今文定
王之姚夔
於從成禮
禮千古絕
議

錢氏崩、皇太后、　上嫡母也、司禮監傳旨命大臣議葬
所、衆相視莫敢先發、大學士彭時曰、此一定之禮、無可
議者　梓宮當合葬　裕陵、神主當祔廟、禮部尚書姚
夔贊之曰、此正禮也、太監夏時曰、不可、慈懿絀于且
有疾、不宜入山陵、只宜別葬、彭時曰　太后母儀天下
近三十年、爲臣子者、豈忍議別葬、此事關係非小、一或
乖禮、何以示天下後世、內臣不以爲然、彭時謂同列曰
此事皆力爭不可使　上有失德已而　上御文華殿、
召內閣、與諸內臣至前面議、　上曰、慈懿太后、當如
何、彭時對曰、只合依正禮行庶全　聖孝　上曰朕豈

不知依正禮行是好但與　周太后有碍故令爾等合議務要處得合宜商輅曰外議洶洶若不合葬則人心不服且于聖德有損劉定之曰孝子從義不從令雖　聖母有言亦不可從也　上默然良久曰合葬固是孝若因此失　聖母心亦豈得爲孝乎彭時曰　皇上大孝當以　先帝之心爲心　先帝待　慈懿太后始終如一今若安厝于左而虛其右以待後來則兩全其美矣後來稍　周太后也　上雖未允而玉色甚和無怨容時同日臣等意未盡欲具本言之乞　皇上再三申勅　聖母以終大事　上頷之郎同眺時等具疏進備

此舉得從失而歸正彭時等闘諍之力也

言祔葬祔廟所以體　先皇爲夫婦之懿那　今上全子母之情斷不可有異議又謂夫有出妻之禮子無弃母之道此事關係綱常不可有失貽萬世譏議辭甚懇切有旨令百官會議皆云時等言是內批猶未允仍欲別擇地于是時等及姚夔帥百官伏文華門號哭不起聲聞于內　上感動母后亦悟即傳　旨宣諭呼萬歲而退○秋七月己未夜北方有流星赤白色光燭地自閣道傍西北行衝勾陳尾跡後炸散○八月癸巳京師地震有聲○上大行慈懿皇太后尊諡曰孝莊皇后以都督同知劉玉爲總兵官督京營官軍五萬剿補四

以右副都御史項忠總督軍務，太監劉祥為監督，復以南京大理寺卿馬文升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九月彗星見，掃三台。○冊宮人萬氏為貴妃。萬氏侍 上于東宮，司寢帷，顧智善媚，至是冊為貴妃，尊寵匹昭德宮。太監段英掌其宮事，父貴為都城邑吏，至是以妃貴授都督同知，兄通亦為錦衣衛都指揮，萬喜、萬達皆授官，權寵震耀。通妻王氏出入掖庭，學士萬安認為同宗，陰結通妻往來于家，朝士劉吉以下羣趨其門。彭時因彗見乞休，不允，因疏請修省，謂外廷大政固所當先，而宮中根本先為至緊，伏望正名分，均恩愛，以廣繼嗣為

又報此舉李文達視之應有愧色

宗社大計。又言黜陟人才，宜斷自宸衷，不可專委近幸。

上優詔答之。○十月，進商輅兵部尚書兼學士，仍舊。先

是，御史林誠因星變劾輅不職，因及景泰中易儲事，輅

求退。　上曰：朕用卿不疑，何恤人言。欲詔誡于外，輅奏

言：臣嘗勸　陛下優容言官，已荷加納，如脩撰羅倫輩

皆復收用。今因論臣而斥責之，如公論何。　上釋之，復

其職。○刑部郎中彭韶陳微政未終者四：一曰正家之

法，二曰馭宦之術，三曰持儉之德，四曰用人之道。不報。

○給事中魏元等因災變條奏時事，言昭德宮進膳不

減中宮，不增宮墻。雖深而視聽甚近，衽席雖微，而懸象

甚著。陛下富有春秋而震宮尚虛豈可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一付于愛專情至之所又言宜罷征稅以蘇困發內帑以賑濟僧徒過于信待賞賚無節玩好太多請揚採辦悉宜停止上嘉納之。吏科給事中程萬里言毛里孩等久不朝貢往來宣府大同情甚叵測原其有可敗者三策下部謀將不能行

自程萬里之言不行而曾銑之計不用後無復爲河套之謀矣棄千里可耕之地悉各邊多事之身惜哉

十一月劉玉孫忠等討滿四擒之餘黨悉平賊聞　朝廷出師退保石城官軍至固原分兵爲六路圍之賊前倚深溝高壘不輕與戰伏羌伯毛忠侍勇領卒登山仰

攻賊據險力拒毛忠戰歿我軍遠遁項忠邱啟斬一千戶以徇衆稍定遠近聞忠敗益懼兵部尚書程信及撫寧侯朱永定襄伯郭登謙以滿四驍勇恐其與北虜連兵關陝益危交章請益兵赴援其月彗出西方中外詢詢占者以應在秦州不祥項忠曰賊虐害生靈惡貫滔天今伏 皇威問罪師直而壯兵法曰禁祥去疑昔李晟討朱泚熒惑守歲卒以成功今所賴此乃不待援師即據賊水草畧其旁地賊夜出汲設伏擒之賊饑渴益困時 朝廷慮師淹歲月詔問忠可否益兵忠上疏謂京軍怯不諳戰益之無補兵部懼賊乘勝恐劉玉等不

可謂切近之人

不殺生何從之揚不下起閣彭文憲至誠所挽亦不堪親矣

足任。科奏請遣朱永率京軍四萬以往。永復張大其事。請朝廷定賞格乃行。內閣彭時嫌其張皇。欲止之。令姑整軍裝。待再有急報啓行。會忠報軍中事奏至。上召兵部計議。程信曰。事急矣。行不可緩。時日前賊四出攻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月。賊必成擒矣。京軍何用再行。商輅亦曰。觀項忠布置賊不足憂也。程信恐其言不行。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耳。廷臣羣然附和。咸尤彭時固執輕敵。時日。觀項忠疏曲折。保無虞也。時項忠堅主坐困之策。與賊相持三月餘。賊絕水。俱乏人。馬多死。我

選日簡除
權歸內閣
吏部推陞
惟務擬[illegible]

軍圍困日衛出降者衆賊將有陽虎貍者驍勇有謀滿四倚爲謀主見勢不可爲夜潛出降忠等厚慰勞之示以賞格令回寨擒滿四來獻虎貍允諾而去明日忠等整兵伏于東山口滿四果出戰遂擒之斬首七千餘級械滿四等赴京師賊平延綏忽報北虜入河套于是諸營軍馬悉撤回原鎮捷奏至人如服彭時料敵明審鎮靜得體云先是忠日披堅于石城下與賊先後二十餘戰矢石如雨畧不退怯馬文升勸其持重忠日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與論偉之十二月定簡除保舉官員例　祖宗時君臣旦夕相見其于用人尤謹[illegible]

吏部具缺或簡除或保舉皆公朝傳旨行之非中官所敢專也按永樂七年閏四月尚書趙秬傳奉聖旨方賓授兵部尚書今日便到任所謂簡除此類是也宣德正統間二楊用事敕方面有缺在京三品以上保舉景泰天順以來或各薦或會舉其權總歸吏部特有舉不當上意者命吏部取行之又有言其非政體者　上命京堂四品以上吏部具缺親除方面照正統年間保舉人疑爲中官意也于是吏科給事中沈瑮等合題謂兩京四品以上官既親所除矣在外方面又各保舉則吏部所司者何事宜令吏部京堂員缺會同內閣推舉考方

官員、欽會同三品以上官保舉。上曰、祖宗舊規如

此、御史給事中不欲朕舉行、何耶。顯有情弊、其究治之。

于是廷臣不敢復言、既數月、薦擢者廣、愜輿論。乃知楊

文貞之確見也。于是遂定循除保舉官員

己丑成化五年正月、論平滿四功、擢劉玉左都督、項忠

右都御史、太監劉祥、歲加俸二千石、餘陞賞有差。罪失

機等官寧遠伯任璹、廣義伯吳琮、都御史陳介、俱謫戍。

兩廣都指揮劉清、守備指揮馮傑、俱坐激變、斬于市。

吏部尚書李秉罷。秉素介剛、不阿人意、以天下庶職不

稱職者、由諸監生冗雜、乃以親言、背判四書律之人、盖

怨焉大臣有忌之者嗾給事中蕭彥莊劾之遂落太子少保以尚書致仕祭酒陳鑑爲之不平作詩送之有古道自無三黜愧直臣又見一番歸之句天下傳誦焉○給事中蕭彥莊劾李秉任情行私且結年深御史附己專權上令三法司會官議問于是多官會鞫彥莊坐奏事不實降四川永寧驛丞至任委署縣印以科斂遇盜爲怨家所殺聞者快之○擢吏部左侍郎崔恭爲吏部尚書尹旻調左侍郎禮部右侍郎葉盛爲吏部右侍郎○閏二月己未雨霾天氣昏濛黃塵四塞己卯日變白土四塞○會試天下舉人以太常寺卿兼侍讀學士

劉珝、侍讀學士劉吉爲考試官、取費闇等二百五十人、

○三月廷試賜張昇丁溥董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

○以少詹事萬安爲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安四川眉州人、鄙猥無學識、有目如刻書、外寬然長者、而內深刻刺骨、與同年進士李泰深相結、泰中官李永昌之乞子、累遷至少詹事、內閣缺、議欲用泰、泰推安曰、子先爲之、我不患不至、故安得先入、未幾泰暴疾卒、安在內閣初無學術、惟以賄託貪賄爲事、諂萬貴妃爲同宗、多藉宦官爲內援云、

鹽賊錢厚科衆作亂江上、僭稱江海上公備倭都督僉事、董寬討擒之○六月調吏部尚書崔恭于南京吏部、以禮部尚書姚夔爲吏部尚書○召巡撫寧夏右副都御史張鎣爲刑部左侍郎、先是寧夏苦賊、皆士榮鎣至始

發以磚塞河流以溉屯田若干頃寧夏地方多永樂所
置降虜滿四之叛朝廷慮其爲變發受寇敗撫安之得
無事參松江人後至南京兵部尚書○上復御經筵親
一于朝贈故國子監祭酒李時勉禮部左侍郎諡忠文○
十一月時都御史韓雍以憂去兩廣賊勢復張僉事陶
魯言兩廣地勢猶一人之身今軍政分而爲二以是賊
入寇掠無人任其責者乞勅大臣總督兩廣如馬昂葉
盛韓雍故事庶事體歸一巡按御史龔晟亦言宜立總
府于梧州簡命大臣兼制兩廣則事統于一而責有所
歸兵部亦言兩廣互爲唇齒廣東藉廣西之兵力廣西

稱廣東之提備今巡撫等官名位頡頏議論之際甲可
乙否宜如彝等所請 上命兵部會議舉其人以聞次
年春以太監陳瑄總鎮兩廣起復韓雍爲右都御史總
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命平江伯陳銳掛征蠻將軍印
鎮守兩廣開總府于梧州居中調度其兩廣總兵巡撫
俱裁革○夏京畿大水命右都御史項忠巡視順天河
間永平三府忠多發官廪又設法勸分得米十六萬石
錢布牛俱各萬餘所活二十七萬八千餘人○十二月
無雪丙閣彭時上言自古旱災者由下民愁怨感動天
變近日光祿寺買辦各城門抽分椿尅太甚而獻珎珠

寶石者倍估增直規取府庫以萬民膏血充奸佞橐

伏望憲章以惠民生不聽

庚寅成化六年春罷建西山佛閣六科給事中言四方旱暵夏秋無收百姓嗷嗷待哺荊襄流民嘯揬陝西虜寇侵掠今乃起無名之工爲不急之務徒費國用有傷治體若謂建閣果有福利孰若以之賑濟饑民賞勞士卒其爲福利豈不大哉上命亟已之○三月翰林編脩陳音請奪僧臣韓學所法王佛子真人位號不報○京師雨霾晝晦陝西寧夏大風揚沙黄霧四塞○夏四月雷未發聲陰霾四塞○五月京畿大水○罷浙江布政

使張溍○溍四川巴縣人奉職廉謹非客至不御酒肉號爲清素張執法太嚴又謂之硬張瀘俗侈靡溍一以節儉矯之同寮多不堪竟致仕去人多惜之

七月初三日巳卯 皇子生即 孝宗皇帝也 皇妃紀氏生先巳丑九月 上幸昭德宮 紀妃在御妻之列 上幸之既有娠萬貴妃知而恚之百般苦楚胎竟不墮 上令托病出居安樂堂以痞報而獨門官照管至是 聖嗣誕焉 貴妃乳少大監張敏使女侍以粉餌哺之彌月西內廢后吳氏保抱惟謹不使貴妃知之

○以右副都御史王越總制延綏等三邊軍務尋進右都御史時越帥師巡邊平崖寨川檎達賊四十餘人斬

首百餘級又于黃草梁擒斬遂進右都御史○冬巡撫遼東都御史彭誼討建州女直敗之先是前任巡撫者與太監總兵不相能不以邊備爲意倉無再歲之支虜覘知之聲言入寇誼獲諜者訊之盡稱林野騎阻糧少士饑以故無恐誼欲斬以徇哀敢乃免于是反諜諭之曰汝虜恃騎汝不見中國匠斵木器乎遣萬卒持之使人斵木不終朝可盡也芻糧在吾度內發民萬家運之此斯積矣汝虜何恃耶諜報虜未以爲然秋發餉實鐵嶺三萬諸衛相繼于道誼乃大閱選將調兵建將旗鼓出遼陽寨都次嚴整旌旗蔽野命都指揮崔勝進兵擒

鬻爵賣官已非美政復許子孫承襲尤前代所無

兌自明宣長運誠一代之良法

因利之消運分民今日之清運旁算然勞

新之奪其馬疋器械輜重虜奔潰自是遼邊境稍寧

○兵部奏准武職絕嗣許從軍入功一祖子孫承繼其原籍疏族不許凡納粟官例許承襲者且許子與孫承襲聽後令納粟招軍除職者俱承襲三輩革

辛卯成化七年正月京師饑敕戶部發大倉粟一百萬斛減價糶以利民凡糶惟以升斗許滿一石者鬧不與饑者獲濟○定長運法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于內轉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年多失農月于是侍郎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于瓜洲淮安補給脚

民夫最苦不若勞軍之爲愈也

價兌與運軍自是轉運變爲兌運矣至是右副都御史
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官軍徑赴江南州縣水次交兌
民加過江腳費視地遠近有差自是兌運又變爲長運
矣至今爲定制○命彰武伯楊信帥師巡邊時北虜潛
伏黃河套中歲爲西邊患輔臣有請與十萬之師以楊
信爲總制撫捕之兵部尙書程信以河套地曠遠無水
草與師十萬則饋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
勿追此不易之法也罷之而楊信請三萬人赴邊禦敵朝
廷與以二萬而罷撫套之議○命刑部侍郎曾翬都御
史滕昭等巡視浙江福建等處時兩广省府多饑命大

設撫套之議

朝廷鮮典原爲褒忠者勸驥卹備恐勞民可謂能臣也

臣分道巡視民瘼發廩賑分興革利害罷黜貪酷不職有司○襄陽賊李胡子作亂命右都御史項忠總督討平之進忠左都御史李胡子本劉千斤餘黨倡流民爲亂忠遣人持榜入山招諭其負險不服者縱兵搜捕凡發還鄉者一百四十萬編戍者萬餘斬首四千餘級○六月禮部左侍郎劉定之卒贈禮部尚書謚文安○改兵部尚書程信爲南京兵部尚書以白圭爲兵部尚書○九月南京吏部尚書致仕魏驥卒年九十八謚文靖驥致仕家居三十餘年布袍糲食不別治生病革戒子完勿勤擾鄉里經營墳墓時有司已得請如例塋祭完以遺書辭從之

中官初恨有言或約勿奏言及見羣言及為訛語謝老猾所誑傳矣

十一月立　皇子祐極為　皇太子萬貴妃所生也尋薨謚曰悼恭是月彗星見出軒轅入太微垣廷臣諫言皆謂君臣懸隔情意不通請時召内閣大臣面議政機彭時亦對司禮監言莫謂　上不得見雖諸老太監亦不得見于是諸内臣乃約一二日間　上御文華殿召見但初見時情未浹洽不宜多言姑俟再見可說時等諾之至期既見時言天變可畏　上曰已知卿等宜盡心辦事時又言昨准御史建言減京官皂隸與俸文職尚可武官不免怨望意須傳　旨仍舊以慰安之　上曰卿即傳　旨與該部萬安遂扣頭呼萬歲時與商輅

皆同聲叩頭遂命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諸太監乃謂人曰嘗言不召見及見輒一奇誅至諭止呼萬歲四方因傳爲口實曰萬歲閣老然先是御史所建言欲減京官皂隷俸皆承太監黃高風旨欲以此難京官不慮武職洶洶致憾欲剌言者一時莫能救解及得旨不減人情始大安○命吏部侍郎葉盛往延綏議河套事宜北虜出入河套爲西北邊患有言增兵守險者有言大舉搜套驅出河外沿河築城堡抵東勝徙民耕守其中者盛受命往議方畧回奏謂其地沙深水淺難以住牧春遲霜蚤不可耕種搜河套復東勝此皆事勢所難

惟增兵守險可爲遠圖宜令守臣剷削邊牆增築城堡收新軍以實邊選土兵以助守不但可責近效而亦足爲長便也從之

按秦蒙恬敗匈奴取河南地漢武帝用主父偃策言河南地肥饒外阻長河而朔方郡因河爲固後赫連勃及李繼遷皆恃此地稱雄于北方元昊據之遂稱夏奇據河南之州九皆在今套中宋史稱其地饒五穀尤宜菽麥我國雖設謂近時關中大饑流民入其地求活者甚衆踰年饑復業尤邊圖論亦謂救時勢必過河軍士得耕牧套內益以採樵圍獵之利地方富庶復雄鎮焉此數言鑿鑿皆實叢文非議乃以爲不可往牧耕種何耶況中國守邊皆營屯在內而拒戎虜于其外今河套花馬池一帶則虜反入吾之內而吾寧夏之屯守反在其外不亦可懼乎嗚呼昔張仁愿猶能築三受降城于河北絕虜南寇路我 朝乃不能因河爲固以守河南而使虜得入據爲巢穴以爲關隴無窮之害我 朝將帥有愧前代矣

十二月大學士彭時等言日來彗星屢見西掃太微比近紫宮其譴告警懼之至即漢董仲舒所謂天心仁愛之意也因進修德大端安民大要七事曰正心術謹命令親接見愼賞罰納諫諍勵官守撫軍民 上嘉納之

〇諭德謝一夔上言彗星之變災異至大謹上五事一（脩德之本）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愼刑獄以廣好生五曰謹妄費以足財用 上怒斥之

壬戌成化八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以禮部右侍郎兼學士萬安彭華江朝宗爲試官取吳寬等二百五十人

延試賜吳寬劉震李仁傑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擢陝西左布政使余子俊爲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子俊脩築邊墻設榆林衛翌屯田至邊相度邊地每徒行數十里盡得形勢悉心經理煥然一新自是榆林遂爲重鎮雄于諸邊

自圭樓營之策王越迫泥不行余子俊脩築邊墻之議先後相聯貫財何止百萬而浮沙易傾邊墻實未有非創削設險之法廣奏可行耳邊臣屢以築墻爲請朝廷屢發帑金幣藏削繼至今並無一人敢言虛費者不如何故夫秦築長城今且不衍矣而湍行沙可以築邊也哉榆林舊治綏德而魚米脂魚河半在下外幾三百里虜無騎入掠鎮兵出禦每不及爲及得捷將爲余子俊建議徙鎮榆林城據山歷谷連敗勿保煩絕河套之口凡千餘里要害盡據內地遂安

余子俊之子俊四川青神人

七月刑部尚書陸瑜乞致仕許之瑜久居法曹有聲歷

瑜鄞縣人

權貴和平
忠

山東布政使以李賢薦復起陞為刑部尚書明于法令練習國家典故屢辨寃獄錦衣指揮門達怙寵作威弘殿衛卒誣指揮李彬謀反事下達鞫之達鍛鍊反狀已具瑜獨明其寃達怒詰侵瑜瑜曰所執者　祖宗之法安敢枉以滅人族耶達諸瑜欲出反者　上不聽止誅彬而免其妻子達尋攻言者欲置之死瑜曰達典詔獄任情輕重不可謂無罪然視紀綱馬順則有間矣卒得不死至是以疾謝事歸○北虜寇臨洮鞏昌巡撫都御史馬文升敗之追至黑水口擒其平章鐵烈孫斬首數十級命兼節制三邊　九月虜復寇韋州深入固原及

名器之濫一至于此

好水川文升檄召諸路兵披伏当羊嶺虜至遇伏驚遁盡棄輜重擒斬二百餘級因改其嶺為得勝坡勒石紀功以大理寺卿王槩為刑部尚書○七月陝西隴州大風雨雹有如牛者五州之北山吼三日裂成溝長半里

○癸巳成化九年二月吏部尚書姚夔卒贈太保諡文敏○擢吏部左侍郎尹旻為吏部尚書○加總制陝西左都御史王越太子少保時越奏報界牌兵寨下斬獲達賊數多 上加之廼有是命○命脩隆善寺陞工匠三十人為文思院副使寫碑官為尚寶司少卿工科給事王詔等上疏極諫請追寢前命以慎名器以正國體

不允○以王越巡撫大同、歷升左副都御史、是年復出延綏、搜套、搗巢、斬首二百八十、加太子少保、還掌院事○兵部言北直隸山東河南等處水旱、民間馬宜停○上曰馬政固國家急務、但歲歉民貧救死不贍○我彼得此將安用焉、兵部議南直等處凡災傷地、皆暫停之○給事中韓文、梁璟、王詔等、以都御史王越邀功啓釁、會劾列其狀、而推德望素著前吏部尚書李秉兵部尚書王竑、復干內廣涉兩宮事、 上怒逮至文華殿拷訊之、王詔頓首曰、臣等愚觸忌諱、犬馬之誠實惟爲國、上怒解、釋之、○朝廷好寶玩、是時有迎合 上意者言

宣德間、常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被奇珍異貨、無筭、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忠爲兵部尚書、劉大夏爲車駕司郎中、忠使一都吏于庫中、檢舊案、大夏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忠笞責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大夏亦秘不言、會科道建章既其事、遂寢、後忠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大夏在傍微笑曰、三保太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有萬計、縱得珍琨、於國家何益、此一時獘事、大臣所當切諫者、舊案雖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究其有無哉、忠聳

作用有致

然降位爵大夏再拜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當屬公矣後大夏果至兵部尚書○勑儒臣校訂宋儒朱熹通鑑綱目命梓刻以傳編修謝鐸上言曰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徒知留意于書不能推之于治因勸 上親賢講學見諸行事不可如二君之徒好 上嘉納之○十月 上閱武于內苑公侯而下皆騎射英國公張懋三發連中 上大喜賜銀鈔金帶尋命掌中軍都督府事提督五軍營○十一月勑儒臣續宋元資治通鑑綱目○添設蘇松常鎮湖州五府并所屬縣勸農通判縣丞各一員尋復添設北直隸深趙

設官勸農
言因業英
紫深事人
兩冀未充

平谷等七十二州縣、江西南昌新建等二十縣、湖廣沔陽黃岡等十州縣、河南光州及尉氏等十三州縣、各州判縣丞一員專理勸農。○敕邊軍如曾遇賊率衆對敵、及衆寡不敵者、雖失利不罪。其閉門坐視見賊先退者、乃坐失機。

多官之擾耳

以民命為持重者變乎見矣

按、制勝敗所以敢深入縱賊者、正以損軍罪重、而閉門坐視之罰輕。然玩愒成習、雖有此令、後竟不行

甲午成化十年正月、召總制陝西邊務左都御史王越還掌都察院事。○二月、吏部左侍郎葉盛卒、賜謚文莊、盛溫雅質直、崇道誼、尚名節、言動思踐古人、居家敦孝友、涖官清慎勤恪、處事不苟。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辨疑、殆忘寢食、而于世俗聲色財利之好、澹然不以經心。功業、氣以范文正公自期、卒年五十有五、咸惜

餘姚瑞人

宗太易僞崇廟不以

其大用

未究云、

起致仕右都御史林聰、掌南京都察院事、先是爲都察院者、能制十三道、過事規避、無所言、以悅權幸、士論殊不直之、及聰掌院事、諸御史時有所彈劾、當事者厭聰不能糾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遏人使不言、非聰所能也○刑部尚書王槩卒、

槩廬陵人、敏達有才幹、習吏事、巡撫陝西、救荒全活者甚衆、在大理、明允平反、濟以長厚、人多稱之、

以禮部右侍郎劉吉兼翰林學士、入內閣預機務○以左都御史項忠爲刑部尚書○十一月、復郕王帝號、上尊謚曰恭仁康定景皇帝、先是 上欲復景帝位號、

爲眾所沮後世號爲玉盃撫

遣太監懷恩至內閣議，商輅等力贊之，明日勅諭羣臣，遂上尊謚云○總督兩廣軍務右都御史韓雍致仕。雍鎮兩廣垂十年，承制專決，一以法繩下，不貸大吏，威震百蠻，百司悚慴，于是有上書言雍不法事者，朝廷遣使勘究多虛，雍引疾陳乞致仕，歸。

乙未成化十一年　正月詔開河南宜湯等衛鐵洞，先是兵科給事中郭鏜言河南各縣多有銀礦之開煎以備邊用，有司勘報言銀洞在山谷中，道路險阻，礦脈微細，所得不多，徒費民力，遂命封閉。至是戶部尚書楊鼎又言內府及邊儲缺用，乞從開煎，勘報如前，上命仍封

彭文憲出處明夫一代偉人

閉之○春少保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卒謚文憲彭文憲貞朴有餘節國史亦紀其端慎嚴密外和內剛立朝三十年未嘗不在公公退未嘗語子姓以政事

○會試天下舉人命少詹事徐溥侍講學士丘濬爲考試官取王鏊等三百人廷試取謝遷劉戩王鏊等進士及第出身有差○命吏部侍郎劉珝兼翰林學士入內閣與機密珝山東壽光人性剛直善談經在講筵甚久當時講官稱爲第一受知于　上簡入內閣特蒙眷公無所阿私抑邪嫉惡恆過于嚴以是小人多怨忌凡所建明入告于　上出不語人鮮有知者　上雅重之呼

爲東劉先生、特賜圖書、其文曰、嘉猷贊翊、然多諛論、不知者或目爲狂躁云○五月、手敕禮部、朕　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恁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俾恭太子龍內庭漸傳兩宮、有一皇子、已六歲矣、太監張敏厚結萬貴妃、王宮太監段英乘閒言之、萬貴妃驚云、何獨不令我知、遂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擇吉日召皇子入昭德宮、次日、徙紀氏于永壽宮、中外臣僚喜懼交并、張敏令人諭內閣、請立皇太子、吏禮二部、遂具奏、會文武堂上官名、以英國公爲首、奏進、御批覽奏具悉、卿等忠愛、但儲貳事重、姑俟皇子年齡稍長、行之時、衆意欲請皇子與

母同處厥脫虎口則恐相激未敢商輅因獨對上疏曰
皇子聰明岐嶷國本攸繫天下歸心重以昭德宮貴妃
撫育保護恩踰已出百官萬民皆謂貴妃賢哲近代無
比但外議皆謂皇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
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勅令就近居住皇子仍令貴妃
撫育俾朝夕之間便于接見庶得遂母子之至情慰朝
野之公論于是禮部商奏手勅曰朕皇子年已六歲未
有名禮部會同翰林院具擬來聞內閣擬柜楷棨榘四
字以進皆不用復諭再擬乃定　御名曰祐樘○六月
皇妃紀氏薨商輅引宋李宸妃故事言得謚贈爲恭莊

停淑妃、殯以后禮紀妃有疾　上命太監黃賜張敏將院使方賢治中吳衡往治、萬貴妃即請以黃袍賜之俾得生兒、次日病少間、不復令人往視至六月二十八日薨、是日天色皆赤、一時城中傳言病卒之故紛紛不一益不能無疑云○擢南京侍講學士錢溥為南京禮部左侍郎、初溥降紀順德縣尋復舊官起掌南京翰林院事司禮太監懷恩嘗受業于溥、力為之、遂有是擢用、

懷恩嘗于　聖誕日賜金一錠奏云臣蒙恩至此皆師父錢溥之惠願留以帥奉會溥考績至京懷恩置宴以前金為壽題曰與師父置杯酒溥欣然從之臥此宿與房下作首飾常常頂戴太監滿座聞之絕倒

十一月立　皇長子佑樘為皇太子、

從信錄曰事關民社人人所當用心不可以官守分異視也

原臺得宜

丙申成化十二年、正月都御史原傑奏議設湖廣鄖陽府及竹溪鄖西二縣陝西商州及商南山陽白河三縣河南桐栢南召伊陽三縣設撫治都御史行臺于鄖陽統治之詔可。○

按陝西至荊襄唐鄧一路、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逋藏聚為梗劉千斤之亂因之至李胡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下令有司逐之弗率令者皆發戍邊衛當盛夏瘴死疫死者不可勝計國子監祭酒周洪謨閔之乃著流民說謂荊襄流民宜因官吏綜理附寬徭役使安生理則流民皆齊民矣何以逐為右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時賓乃援洪謨說言上之命右副都御史原傑往蒞其事傑受命徧歷諸郡縣深山窮谷宣 上德意延問流民父老皆忻然願附籍為良民傑于是大會湖陝河南三省撫按藩臬合謀僉議籍流民得十二萬三千餘戶皆給與閑曠田畝令其開墾以供賦役

建設郡縣以統治之使流寓土著參錯以居又即鄖
陽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房上津六
縣之地又置湖廣行都司及鄖陽衛于鄖陽以爲保
障之計因爲鄧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州縣皆
選才以充後應新設郡縣沒無統紀薦御史吳道
宏才能優裕堪代巳任總治三省　上悉從之
詔改南京戶部左侍郎王恕爲左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先是雲南鎮守中官錢能怙勢貪縱遣其麾下指揮郭
英取捷徑往安南求賂凡朝使往安南皆道廣西未有
由雲南者于是安南君臣駭愕久之欲因開啓途遣一
酋以兵尾其後將近邊英給其酋請先白守關者因脫
歸邊吏戒嚴安南兵始去事傳籍籍謂英勾引外夷窺
邊朝議命恕巡撫其地恕至即捕英治之英懼赴井死

大怪異

沉穴其寶石于宮械其黨至京誅之恕在雲南凡閱月疏二十上直聲動天下○改巡撫甘肅右副都御史朱英總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先是韓雍經畧斷藤峽等地方用度浩繁府庫耗竭英繼其後撙節數年府庫頗充有言以英餘進者英曰王者藏富于郡縣兩廣用兵不常苟進以希寵則他日饋餉奚從取給乎每有建白督以愛民為主　朝廷多採納之

英湖廣桂陽人官雖尊自處如寒士在督府不以家累自隨其舍人自桂陽來者老蒼頭一人而已大概英為人端方儉約清靜簡易一時名卿自以為不及

七月京師黑眚見時方邪綑民家男子夜多露宿忽有

萬曆癸巳夏杭城亦有此妖月餘息

一物負黑氣一片而來其疾如風或自戶牖入雖密室亦無不至至則人皆昏迷或手足或身面被傷出黃水數日遍城驚擾暮夜多持刃張燈自防見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修尾狀類犬狸一日發 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 上欲起太監懷恩按之頃之乃定

黑青之見未幾遂立西廠命汪直使偵外事文武大臣多被偵廢或往南京或往北京餘忽不測人以爲黑青之應也又通志云汪直大藤峽猺種也從字旋大古所謂蠻艷氏之後黑青之應徵而彰矣

兵部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邊備請設捍橋從之

按遼東地方三面受敵故兵分三路以備外侮廣爲中路開原遼陽爲東路前屯

有警急彼此應援切見遼東之西三百六十里廣寧迤東二百里有遼河一道分界遼之東西冬結則人馬可行易于應援或遇冰開賊乘機之我兵雖有渡船不能并濟彼此勢孤誤事非小正統二十四年府紀廣寧追兵據此已有明驗今請造大船十數橫列河中下繫鐵索上加木板以為浮橋兩岸竪大木為樁總繫其纜遣兵護守以便往來設或有警則東西聲勢相連不致誤事從之

妖人李子龍伏誅

按子龍本山西僧人侯得權年三十餘蹤跡詭異人物俊秀與韋顱小宦豎嘗旅遊陝西柳遇一道士寄傳讖記遂蓄髮改名所至誑惑遠里入京寅緣潛住內侍韋舍外宅舍尊敬之妻以義子之女處以正寢時混雜宦侍入內或登萬歲山內殿中憩息御床上面莫之禁以而號蓋司禮諸臣侍不得志者皆拜稽首微有非常之謀刺事旗校知之察三人于其中亦以設盟為名漸謀約某以八月某日往真定府舉事即白于太監黃賜奏請捕捕果獲其所造黃綢袍物器械金及子龍皆伏誅

書眉

倭夷多詐面從時有刀劍小物粉貿天利規圖大利決不貨與之通好

丁酉成化十三年　正月置西廠命太監汪直提督官校刺事自李子龍誅後　上銳意欲知外事以直年少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百餘人另置廠于靈濟宮前號西廠以別東廠也緹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刺大政小事方言俚諺悉採以聞○續綱宋元通鑑綱目成○日本入貢○日本在東海中古稱倭奴漢魏以來已通中國其地度與會稽略海相望在唐時許其互市乃至四明沿海而來與中國人貿易即不滿所欲則肆行城郭抄掠生民往往爲邊海州郡之害我國宗灼見其情故痛絕之若干　皇明祖訓山東淮浙閩廣沿海去處多設衛所以爲備禦後復委都指揮一員統其屬衛近年又設增設海道道副使一員專督防禦極周悉云

二月汪直捕中書舍人董璵兵部主事楊仕偉下西廠

死之不得
其人出其
多少事矣

獄籍沒福建都指揮楊畢家先是畢以毆死人命當差刑部錦衣衛官拘提畢逃匿京師其姊夫中書黃瑛與家瑛托錦衣百戶韋瑛營解適瑛正欲從汪直刺事而無由即潛報于直謂畢東陽少師之曾孫家貲鉅萬造惡百端嘗納生人于棺焚之今事露乃挾黃白數千兩來京賄求內外將欲招納亡命下海謀不軌直大喜即發官校掩捕畢等鞫之搜得一單擬送各當道蔬物商閣老及三法司堂上與司禮黃賜二太監皆與焉明旦直入奏出追所挾黃白畢與儕皆刑具如琵琶者錦衣極酷之刑每上琵琶徧身骨節俱離寸許汗下如雨幾死復

不兼題請以校卒而放于捽縛官僚小威勢可想

放如是者三妄供寄在其叔仕偉所直即令數校徑往兵部捽縛以來拷掠如罪仍令數校黎明突入仕偉居宅縛其妻妾婢僕至廠訊責仍命押回追搜囊篋傾篋押管廠校晝夜百楚責追不已哀號徹天過者流涕數日畢竟死廠獄復遣瑛馳至閩籍沒畢家貲財人口赴京往還所過賜張虎噬有司畏其威賄賂很籍畢父恭亦坐死于獄○三月罷西廠命太監汪直回理監事時直橫恣大肆羅織屢起大獄內外恐恐前略處直十罪爲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蠹緣委聽斷于汪直一人而直又皆耳目于羣小拱拿職官事出于風

閙暮夜搜檢家財。不見有無偽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
劉珝亦言立廠之後事情紛擾干　國家安危關係非
小　上覽疏恚曰用一內臣焉得係　國家安危命懷
恩傳　旨詰責輅等復陳其故會兵部尚書偕九卿亦
疏直及韋瑛過惡　上怒即革去西廠瑛謫戍宣府後
瑛復坐誣緝妖言事發斬于都市人莫不快之○出司
禮太監黃賜陳祖生于南京汪直初坐廠士大夫無與
往還惟都御史王越日往候之歲久相得一日項忠遇
直于途既過始覺追謝直不為禮越素垂涎代忠後數
短之直以是憾忠掇拾其過不置忠覺先疏攻之直泣

識世之罵時有王西史亦言直行可法今他秩若得陞刺廣副使

天山猶作亂

訴　上前言此非外臣意乃黃賜陳祖生二人所數使遂調南京○四月後命汪直坐西廠仍舊刺事時御史戴縉以九年滿不得陞陳言直所行皆公不宜革罷直遂奉命仍舊坐廠縉亦驟用歷陞都御史○下兵部尚書項忠獄除名為民汪直既復坐廠首發忠過欲置之死忠廷辯慷慨詞顏剛直竟除名○五月刑部尚書董方左都御史李賓戶部尚書薛遠侍郎程萬里兵部侍郎滕昭俱被劾罷項忠既去汪直權勢愈熾一時諸大臣皆因王越附直深自結納與己者許令自陳而董方等皆因此去位○民山寇作亂召巡撫陝西余子俊督

劉宦勢熾上風潮甚恃寵乞哀可恥可嘆

皆起于一念慝失之

兵破之克其四族斬首四百級捷聞　上喜賜勑奬勵召拜兵部尚書加太子少保○召南京右都御史林聰爲刑部尚書○禮部尚書張文質以憂去擢禮部侍郎周洪謨爲禮部尚書大學士商輅乞致仕許之詔加少保○加王越太子太保進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仍掌院事時越特爲汪直所厚吏部尚書尹旻偕諸卿貳欲詣直屬越爲介私問越跽否越曰安有六卿跽人者乎越先入旻陰伺之越跪直叩頭出及旻等入見直旻先跪諸人皆跪直大悅既出越尤旻曰吾自見人跪來特效之耳○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彭韶致仕歸以山東

左布政使司陳鉞代之

誼在遼東十年嚴武備實倉廩鎮靜有威自小黑山
之捷虜寇遠遁不敢犯遼東無事時總監横徵諸
屬衛誼乃令所屬衛凡有移文未經本院核處者皆
令嚴詰遣者以軍法從事虐焰頓息邊人德之

冬汪直詰南京逮守備太監覃得朋至師下獄充淨軍

時直發得朋嘗乘駕快船夾販私鹽歐殺巡檢事自往
南京械繫之經過水陸巡河御史主事等官皆跪迎稍
不至輒見辱得朋至京下獄卒充淨軍

戊戌成化十四年○二月會試天下舉人命禮部尚書
兼學士劉吉學士彭華為考試官取梁儲等三百五十
人○三月廷試賜曾彥楊守祉曾追等進士及第出身

皇太子出閣行冠禮

本朝內侍宦官第一

張論太子尊其儒臣外朝不如覃吉內侍有得一人勝孰爲者大治之本至今仰之

有差、彥江西泰和人年六十餘時執政欲爲時與彥嫉丈以貲以彥所對爲約遂責自逐

皇太子出閣行冠禮詔簡儒臣充東宮官將東宮內官典璽局郎覃吉溫雅誠篤知大體通書史義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爲多太學中庸論語諸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閒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擅黨國情弊悉直告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王足矣　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王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東宮嘗隨老伴念高皇經而吉適至東宮驟曰老伴來矣即以

觀小兵不
當得論而
功中矣

明在兩
孫人皆
殿食非以
光明

一峯林間
材前既做
水浮雲
貴之意

孝經自稱吉覽曰主得無念經乎曰否請孝經耳其見
長如此 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衛講官講畢則語講
官云先生吃茶局丞張端不以爲然吉曰尊師重傅理
當如此○福建上杭盜起詔起終養僉都御史高明討
平之明爲御史有聲持正敢爲起征閩盜既平勑留巡
撫福建上章乞骸骨納符敕徑歸後數年卒○前京翰
林院脩撰致仕羅倫卒 倫倏悅樂善遇事無所趨避以犯顏敢諫爲大故賺於進爲急
于當時利達蔑如也疾辭歸結茅于金牛山取給饒
畝不受饋遺客至留飯糲粟饔飧勞合求之比舉
火日已近午曠然不以爲意日與學者講學家於垂
十年而終年四十八學者稱一峯先生正德中追謚
文毅章懋山日羅一峯氣凋大感動得
人可立君投俗又曰一峯剛毅不可及

復命兵部侍郎馬文升整飭遼東邊務先是建州女直復叛巡撫遼東都御史陳鉞欲誘殺進貢夷屬以掩已過由是夷益懼爲亂其酋剌達等屢寇邊兵連禍結遂命文升巡邊○七月浙江按察司使楊瑄卒

瑄豐城人爲御史勁節敢言劾奏石亨曹吉祥英宗怒下獄戍死論戍二兒跋復職上賤祚以按察使振憲度奉公益勤年五十四卒于官人咸惜之

九月以嘉興府知府楊繼宗爲浙江按察使

繼宗秉明敏恕庭無留獄鎮守太監至馳其正道太監不悅曰何無尊卑曰其官四品公六品某守臣公無土地責正行何害明日即往告曰此地民貧不能供公之一日地方無事有則知府當之不以累公鎮守嘆服而去繼宗居憂汪直闖楊公治郡名往覓公哀經于墳所直趨至墳所拜起手將公鬚曰此爾楊

對發奏

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宗貌麗、但酷嗜酒、親戚之致也、直默而退

十月、追降韓府漢陰王徵鍥為庶人、王母平氏、妃周氏、及月封郡王縣主者、皆賜死、妃父周愉、凌遲、及其妻妾子皆斬之、籍其家、先是王有疾、愉入問、竊謂王曰、王病篤無後、何不取家人子、以奉王後、王以為然、令二宮人假若有娠者、諸王來問疾、俱以託之、王薨、愉與王母及妃、謀取其妻之女、及他人男、前後抱納宮中、既長、俱受封、既而覺之、幽家以私忿發其事、下撫按諸司官、廉得其實、刑部尚書林聰等、具獄覆奏、上曰、周愉陰謀主使、奸亂宗支、凌遲處死、妻妾子俱斬、月封男女及平氏、周氏、俱賜自盡、徵鍥追降為庶人、仍錄獄詞、遍責各王府知之、

乙亥、成化十五年六月、逮整飭遼東邊務兵部左侍郎馬文升下獄、謫戍四川重慶衛、時巡撫陳鉞、行事乖方、

毋被文升飾制更改。會汪直亦來巡邊，鉞懼見罪，乃戎服迭迎，除道隣館，供帳鮮備，厚賄參隨，見直叩頭趨媚無所不至。惟文升與直抗禮，奴視其左右，鉞復乘間毀短文升，直逐，奏文升妄起邊釁，謂文直建州諸虜，以文升禁不與農器交易，故屢寇邊，朝廷遣定西侯蔣琬、刑部尚書林聰同直往勘，直稍加禮于二人，二人亦憚直，不敢為異，勘報一如直言，文升遂下獄，謫戍。然文升所禁者寶器非農器也，士論惜之。○九月，罷戶部尚書楊鼎及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遠等。時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劾奏楊鼎、王復、薛遠及南京

吏部侍郎錢溥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宜
加罷黜不允溥乞致仕從之時溥以進表至京吏部尚
書尹旻等詢江南時事溥答以南直隸大熱請以歸諸
公北直隸大水皆溥與薛某當之旻笑曰諺云女婿牙
疼却灸丈母脚跟衆爲之哄然傳聞禁中以資笑溥因
不得已亦乞致仕先是薛遠已被劾退是春以有旨復
起參贊南京守備機務至是聞劾亦馳疏乞罷有
旨乞留既而當道者又欲求缺處知已乃謀于汪直復
嗾科道重劾王復薛遠與禮部尚書鄒幹當罷直從中
主之傳　旨並賜歸○冬汪直等襲建州衛女直破之

先是陳鉞旣誘出馬文升後就汪直立功固寵已亦得倖進于是虛張邊警言賊酋伏當加者欲糾三衛人馬入寇請出師討之有　旨下兵部議兵部尚書余子俊以爲禦戎宜先守備建州邊衛　祖宗時羈縻而已不深治也今其酋伏當加征罪狀未著遽征之非祖宗初意必不得已遣重臣往節制之相機戰守可也汪直不聽遂言于　上命撫寧侯朱永總兵陳鉞提督軍務直爲監督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餘人來貢過直于廣寧直誣以窺伺掩殺之兵至建州虜不意大軍猝至壯者逃匿惟餘老弱或殺或虜焚其廬舍而還遂

東倉庫數十年存積錢糧直等任意耗費侵盜一空

皇明通紀法傳全錄二十三卷終